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三十一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

怒氣雄聲出海門，舟人云是子胥魂。
上應天輪分晦朔，下臨宇宙定朝昏。
吳征越戰今何在？一曲漁歌過晚村。

這首詩，單題著杭州錢塘江潮，原來非同小可。刻時定信，並無差錯。自古至今，莫能考其出沒之由。從來說道天下有四絕，卻是：

雷州換鼓，廣德埋藏，登州海市，錢塘江潮。

這三絕，一年止則一遍。惟有錢塘江潮，一日兩番。自古喚做羅剎江，為因風濤險惡，巨浪滔天，常翻了船，以此名之。南北兩山，多生虎豹，名為虎林。後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諱，改名武林。又因江潮險迅，怒濤洶湧，衝害居民，因取名寧海軍。後至唐末五代之間，去那逕山過來，臨安邑人錢寬生得一子，生時紅光滿室，裡人見者，將謂火發，皆往救之。卻是他家產下一男，兩足下有青色毛，長寸餘，父母以為怪物，欲殺之。有外母不肯，乃留之，因此小名婆留。

看看長大成人，身長七尺有餘，美容貌，有智勇，諱鏐字巨美。幼年專作私商無賴。因官司緝捕甚緊，乃投逕山法濟禪師避難。法濟夜聞寺中伽藍云：「今夜錢武肅王在此，毋令驚動。」法濟知他是異人，不敢相留，乃作書薦鏐往蘇州投太守安綬。綬乃用鏐為帳下都部署，每夜在府中馬院宿歇。時遇炎天酷熱，太守夜起獨步後園。至馬院邊，只見錢鏐睡在那裡。太守方坐間，只見那正廳背後，一眼枯井，井中走出兩個小鬼來，戲弄錢鏐，卻見一個金甲神人，把那小鬼一喝都走了。口稱道：「此乃武肅王在此，不得無禮。」太守聽罷，大驚。急回府中，心大異之。以此好生看待錢鏐。後因黃巢作亂，錢鏐破賊有功，僖宗拜為節度使。後遇董昌作亂，錢鏐收討平定，昭宗封為吳越國王。因杭州建都，治得國中寧靜。

只是地方狹窄，更兼長江洶湧，心常不悅。忽一日，有司進到金色鯉魚一尾，約長三尺有餘，兩目炯炯有光，將來作御膳。錢王見此魚壯健，不忍殺之，令畜之池中。夜夢一老人來見，峨冠博帶，口稱：「小聖夜來孺子不肖，乘酒醉，變作金色鯉魚，游於江岸，被人獲之，進與大王作御膳，謝大王不殺之恩。今者小聖，特來哀告大王，願王憐憫，差人送往江中，必當重報。」錢王應允，龍君乃退。錢王颯然驚覺得一夢。次早升殿，喚左右打起那魚，差人放之江中。當夜，又夢龍君謝曰：「感大王再生之恩，將何以報？小聖龍宮海藏，應有奇珍異寶，夜光珠，盈尺璧，任從大王所欲，即當奉獻。」

錢王乃言：「珍寶珍璧，非吾好也。惟我國僻處海隅，地方無千里，更兼長江廣闊，波濤洶湧，日夕相衝，使國人常有風波之患。汝能借地一方，以廣吾國，是所願也。」龍王曰：

「此事甚易，然借則借，當在何日見還？」錢王曰：「五百劫後，仍復還之。」龍王曰：「大王來日，可鑄鐵柱二隻，各長一丈二尺，請大王自登舟，小聖使蝦魚聚於水面之上，大王但見處，可即下鐵柱一隻，其水漸漸自退，沙漲為平地。王可疊石為塘，其地即廣也。」龍君退去，錢王驚覺。次日，令有司鑄造鐵柱二隻，親自登舟，於江中看之。果見有魚蝦成聚一二處，乃令人以鐵柱沉下去，江水自退。王乃登岸，但見無移時，沙石漲為平地，自富陽山前直至海門舟山為止。錢王大喜，乃使石匠於山中鑿石為板，以黃羅木貫穿其中，排列成塘。因鑿石遲慢，乃下令：「如有軍民人等，以百斤石板，將船裝來，一船換米一船。」各處即將船載石板來換米，因此砌了江岸。後方始稱為錢塘江。至大宋高宗南渡，建都錢塘，改名臨安府，稱為行在。方始人煙輳集，風俗淳美。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八日，乃潮生日，傾城士庶，皆往江塘之上，玩潮快樂。亦有本土善識水性之人，手執一幟旗，出沒水中，謂之弄潮，果是好看。至有不識水性深淺者，學弄潮，多有被潑了去，壞了性命。臨安府尹得知，累次出榜禁諭，不能革其風俗。有東坡學士看潮一絕為證：

吳兒生長狎濤淵，冒死輕生不自憐；
滄海若知明主意，應教斥鹵變桑田。

話說南宋臨安府有一個舊家，姓樂名美善，原是賢福坊安平巷內出身，祖上七輩衣冠。近因家道消乏，移在錢塘門外居住，開個雜色貨舖子，人都重他的家世，稱他為樂大爺。

媽媽安氏，單生一子，名和，生得眉目清秀，伶俐乖巧。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撫養，附在間壁喜將仕館中上學，喜將仕家有個女兒，小名順娘，小樂和一歲。兩個同學讀書，學中取笑道：「你兩個姓名『喜樂和順』，合是天緣一對。」兩個小兒女，知覺漸開，聽這話也自歡喜。遂私下約為夫婦。這也是一時戲謔，誰知做了後來配合的讖語。正是：

姻緣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會裡來。

樂和到二歲時，順娘一歲。那時樂和回家，順娘深閨女工，各不相見。樂和雖則童年，心中伶俐，常想順娘情意，不能割捨。又過了三年，時值清明將近，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墳，就便游西湖。原來臨安有這個風俗，但凡湖船，任從客便，或三朋四友，或帶子攜妻，不擇男女，各自去占個座頭，飲酒觀山，隨意取樂。安三老領著外甥上船，占了個座頭，方才坐定，只見船頭上又一家女眷人來。看時不是別人，正是間壁喜將仕家母女二人，和一個丫頭，一個奶娘。三老認得，慌忙作揖，又教外甥來相見了。此時順娘年四歲，一發長成得好了。樂和有三年不見，今日水面相逢，如見珍寶。雖然分桌而坐，四目不時觀看，相愛之意，彼此盡知。只恨眾人屬目，不能敘情。船到湖心亭，安三老和一班男客，都到亭子上閒步，樂和推腹痛留在艙中，捱身與喜大娘攀話，稍稍得與順娘相近。捉空以目送情，彼此意會。少頃眾客下船，又分開了。傍晚，各自分散。安三老送外甥回家。樂和一心憶著順娘，題詩一首：

嫩蕊嬌香鬱未開，不因蜂蝶自生猜；
他年若作扁舟侶，日日西湖一醉回。

樂和將此詩題於桃花箋上，折為方勝，藏於懷袖，私自進城，到永清巷喜家門首，伺候順娘，無路可通，如此數次。

聞說潮王廟有靈，乃私買香燭果品，在潮王面前祈禱，願與喜順娘今生得成鴛侶。拜罷，爐前化紙，偶然方勝從袖中墜地，一陣風捲出紙錢的火來燒了。急去搶時，只剩得一個侶字。樂和拾起看了。想道：「侶及雙口之意，此亦吉兆。」心下甚喜。忽見碑亭內坐一老者，衣冠古樸，容貌清奇，手中執一團扇，上寫「姻緣前定」四個字。樂和上前作揖，動問：

「老翁尊姓？」答道：「老漢姓石。」又問道：「老翁能算姻緣之事乎？」老者道：「頗能推算。」樂和道：「小子樂和，煩老翁一推，赤繩繫於何處？」老者笑道：「小舍人年未弱冠，如何便想這事？」樂和道：「昔漢武帝為小兒時，聖母抱於膝上，問『欲得阿嬌為妻否？』帝答言：『若得阿嬌，當以金屋貯之。』年無長幼，其情一也。」老者遂問了年月日時，在五指上一輪道：

「小舍人佳眷，是熟人，不是生人。」樂和見說得合機，便道：

「不瞞老翁，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，未知緣法何如？」老者引至一口八角井邊，教樂和看井內有緣無緣便知。樂和手把井欄張望，但見井內水勢甚大，巨濤洶湧，如萬頃相似，其明如鏡，內立一個美女，可六七歲，紫羅衫，杏黃裙，綽約可愛。仔細認之，正是順娘。心下又驚又喜。卻被老者望背後一推，剛剛的跌在那女子身上，大叫一聲，猛然驚覺，乃是一夢，雙手兀自抱定亭柱。正是：

黃梁猶未熟，一夢到華胥。

樂和醒將轉來，看亭內石碑，其神姓石名瑰，唐時捐財築塘捍水，死後封為潮王。樂和暗想：「原來夢中所見石老翁，即潮王

也。此段姻緣，□有九就。」回家對母親說，要央媒與喜順娘議親。那安媽媽是婦道家，不知高低，便向樂公攬掇其事。樂公道：「姻親一節，須要門當戶對。我家雖曾有七輩衣冠，見今衰微，經紀營活。喜將仕名門富室，他的女兒，怕沒有人求允，肯與我家對親？若央媒往說，反取其笑。」樂和見父親不允，又教母親央求舅去說合。安三老所言，與樂公一般。樂和大失所望。背地裡歎了一夜的氣，明早將紙裱一牌位，上寫「親妻喜順娘生位」七個字，每日三餐，必對而食之。夜間安放枕邊，低喚三聲，然後就寢。每遇清明三月三，重陽九月九，端午龍舟，八月玩潮，這幾個勝會，無不刷鬢修容，華衣美服，在人叢中挨擠。只恐順娘出行，僥倖一遇。同般生意人家有女兒的，見樂小舍人年長，都來議親。爹娘幾遍要應承，到是樂和立意不肯。立個誓願，直待喜家順娘嫁出之後，方才放心，再圖婚配。事有湊巧，這裡樂和立誓不娶，那邊順娘卻也紅鸞不照，天喜未臨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也不曾許得人家。光陰似箭，倏忽又過二三年。樂和年一□八歲，順娘一□七歲了。男未有室，女未有家。

男才女貌正相合，未卜姻緣事若何？

且喜室家俱未定，只須靈鵲肯填河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是時，南北通和。其年有金國使臣高景山來中國修聘。那高景山善會文章，朝命宣一翰林范學士接伴。當八月中秋過了，又到□八，潮生日，就城外江邊浙江亭子上，搭彩鋪氈，大排筵宴，款待使臣觀潮。陪宴官非止一員。都統司領著水軍，乘戰艦，於水面往來，施放五色煙火炮。豪家貴戚，沿江搭縛彩幕，綿亙三□餘里，照江如鋪錦相似。市井弄水者，共有數百人，蹈浪爭雄，出沒遊戲。有蹈滾木，水傀儡，諸般伎藝。但見：

迎潮鼓浪，拍岸移舟。驚湍忽自海門來，怒吼遙連天際出。何異地生銀漢，分明天震春雷。遙觀似匹練飛空，遠聽如千軍馳噪。吳兒勇健，平分白浪弄洪波；漁父輕便，出沒江心誇好手。果然是萬頃碧波隨地滾，千尋雪浪接雲奔。

北朝使臣高景山見了，毛髮皆聳，嗟歎不已，果然奇觀。

范學士道：「相公見此，何不賜一佳作？」即令取過文房四寶來。高景山謙讓再三，做《念奴嬌》詞：

雲濤千里，泛今古絕致，東南風物。碧海雲橫初一線，忽爾雷轟蒼壁。萬馬奔天，群鵝撲地，洶湧飛煙雪。吳人勇悍，便競踏浪雄杰。想旗幟紛紜，吳音楚管，與胡笳俱發。人物江山如許麗，豈信妖氛難滅。況是行宮，星纏五福，光燄窺毫髮。驚看無語，憑欄姑待明月。

高景山題畢，滿座皆贊奇才。只有范學士道：「相公詞做得甚好，只可惜『萬馬奔天，群鵝撲地』，將潮比得來輕了，這潮可比玉龍之勢。」學士遂做《水調歌頭》，道是：

登臨眺東渚，始覺太虛寬。海天相接，潮生萬里一毫端。滔滔怒生雄勢，宛勝玉龍戲水，盡出沒波間。雪浪番雲腳，波卷水晶寒。掃方濤，卷圓嶠，大洋番。天垂銀漢，壯觀江北與江南。借問子胥何在？博望乘槎仙去，知是幾時還？上界銀河窄，流瀉到人間！

范學士題罷，高景山見了，大喜道：「奇哉佳作，難比萬馬爭馳，真是玉龍戲水。」不提各官盡歡飲酒。且說臨安大小戶人家，聞得是日朝廷款待北使，陳設百戲，傾城士女都來觀看。樂和打聽得喜家一門也去看潮。侵早，便妝扮齊整，來到錢塘江口，逡來逡去，找尋喜順娘不著。結束來到一個去處，喚做「天開圖畫」，又叫做「團圍頭」。因那裡團團圍轉，四面都看見潮頭，故名「團圍頭」——後人訛傳，謂之「團魚頭」——這個所在，潮勢闊大，多有子弟立腳不牢，被潮頭湧下水去，又有豁濕了身上衣服的，都在下浦橋邊攪攪教乾。有人做下《臨江仙》一隻，單嘲那看潮的：

自古錢塘難比。看潮人成群作隊，不待中秋，相隨相趁，盡往江邊遊戲。沙灘畔，遠望潮頭，不覺侵天浪起。頭巾如洗，鬥把衣裳去擠。下浦橋邊，一似奈何池畔，裸體披頭似鬼。入城裡，烘好衣裳，猶問幾時起水？

樂和到「團圍頭」尋了一轉，不見順娘，復身又尋轉來。

那時人山人海，圍擁著席棚彩幕。樂和身材即溜，在人叢裡挺擠進去，一步一看，行走多時。看見一個婦人，走進一個席棚裡面去了。樂和認得這婦人，是喜家的奶娘，緊步隨後，果然喜將仕一家男女，都成團聚塊地坐下飲酒玩賞。樂和不敢□分逼近，又不捨得□分寫遠。緊緊的貼著席棚而立，覷定順娘目不轉睛，恨不得走近前去，雙手摟抱，說句話兒。那小娘子抬頭觀省，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，見他趨前退後，神情不定，心上也覺可憐。只是父母相隨，寸步不離，無由相會一面。正是：

兩人衷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

卻說樂和與喜順娘正在相視悽惶之際，忽聽得說潮來了。

道猶未絕，耳邊如山崩地坼之聲，潮頭有數丈之高，一湧而至。有詩為證：

銀山萬疊聳崑崙，蹴地排空勢若飛；

信是子胥靈未泯，至今猶自奮神威。

那潮頭比往年更大，直打到岸上高處，掀翻錦幕，衝倒席棚，眾人發聲喊，都退後走。順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，一時著忙不知高低，反向前幾步，腳兒把滑不住，溜的滾入波浪之中。

可憐繡閣金閨女，翻做隨波逐浪人。

樂和乖覺，約莫潮來，便移身立於高阜去處。心中不捨得順娘，看定席棚，高叫：「避水！」忽見順娘跌在江裡去了。

這驚非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順娘跌下去這一刻，樂和的眼光緊隨著小娘子下水，腳步自然留不住，撲通的向水一跳，也隨波而滾。他那裡會水，只是為情所使，不顧性命。這裡喜將仕夫婦見女兒墜水，慌急了，亂呼：「救人救人！救得吾女，自有重賞。」那順娘穿著紫羅衫杏黃裙，最好記認。有那一班弄潮的子弟們，踏著潮頭，如履平地，貪著利物，應聲而往。翻波攪浪，去撈救那紫羅衫杏黃裙的女子。卻說樂和跳下水去，直至水底，全不覺波濤之苦，心如夢中相似。行到潮王廟中，見燈燭輝煌，香煙繚繞。樂和下拜，求潮王救取順娘，度脫水厄。潮王開言道：「喜順娘吾已收留在此，今交付你去。」說罷，小鬼從神帳後，將順娘送出。樂和拜謝了潮王，領順娘出了廟門。彼此□分歡喜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四隻手兒緊緊對面相抱，覺身子或沉或浮，余出水面。那一班弄潮的看見紫羅衫杏黃裙在浪中現出，慌忙去搶。及至托出水面，不是單卻是雙。四五個人，扛頭扛腳，抬上岸來，對喜將仕道：「且喜連女婿都救起來了。」喜公喜母丫鬟奶娘都來看時，此時八月天氣，衣服都單薄，兩個臉對臉，胸對胸，交股疊肩，且是偎抱得緊，分拆不開，叫喚不醒，體尚微暖，不生不死的模樣。父母慌又慌，苦又苦，正不知什麼意故。喜家眷屬哭做一堆。眾人爭先來看，都道從古來無此奇事。卻說樂美善正在家中，有人報他兒子在「團魚頭」看潮，被潮頭打在江裡去了。慌得一步一跌，直跑到「團圍頭」來。又聽得人說打撈得一男一女，那女的是喜將仕家小姐。樂公分開人眾，捱入看時，認得是兒子樂和，叫了幾聲：「親兒！」放聲大哭道：「兒呵！你生前不得吹簫侶，誰知你死後方成連理枝！」喜將仕問其緣故，樂公將三年前兒子執意求親，及誓不先娶之言，敘了一遍。喜公喜母到抱怨起來道：「你樂門七輩衣冠，也是舊族，況且兩個幼年，曾同窗讀書，有此說話，何不早說。如今大家叫喚，若喚得醒時，情願把小女配與令郎。」

兩家一邊喚女，一邊喚兒，約莫叫喚了半個時辰，漸漸眼開氣續，四隻胳膊，兀自不放。樂公道：「我兒快甦醒，將仕公已許下，把順娘配你為妻了。……」說猶未畢，只見樂和睜開雙眼道：「岳翁休要言而無信！」跳起身來，便向喜公喜母作揖稱謝。喜小姐隨後甦醒。兩口兒精神如故，清水也不吐一口。喜殺了喜將仕，樂殺了樂大爺。兩家都將乾衣服換了。

顧個小轎抬回家裡。次日，到是喜將仕央媒來樂家議親，願贅樂和為婿，媒人就是安三老。樂家無不應允。擇了吉日，喜家送些金帛之類，笙簫鼓樂，迎娶樂和到家成親。夫妻恩愛，自不必說。滿月後，樂和同順娘備了三牲祭禮，到潮王廟去賽謝。喜將仕見樂和聰明，延名師在家，教他讀書，後來連科及第。至今臨安說婚姻配合故事，還傳「喜樂和順」四字。

有詩為證：

少負情癡長更狂，卻將情字感潮王；
鍾情若到真深處，生死風波總不妨。